

2010 · 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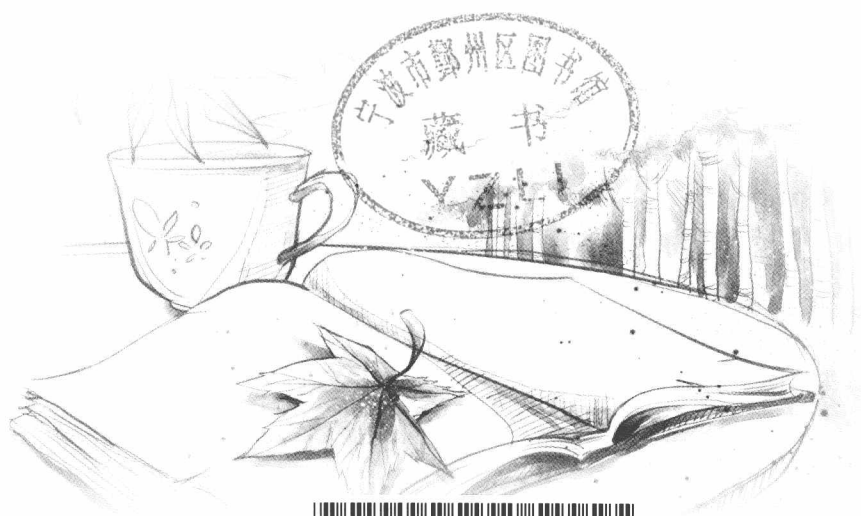
◎ 短篇小说佳作

新疆作家协会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0 · 新疆短篇小说佳作

新疆作家协会 编



YZLI 0890083080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0·新疆短篇小说佳作 / 新疆作家协会编.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0.8

ISBN 978 - 7 - 5469 - 0765 - 9

I. ①2… II. ①新… III.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9577 号

书 名	2010·新疆短篇小说佳作
选 编	新疆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武夫安 丁娜娜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邮 编	830000
电 话	0991-4690106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14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0765-9
定 价	42.00 元

目 录

001	泰雅拜	买买提明·吾守尔	选自《伊犁河》2010年第3期
014	寻找	董立勃	选自《伊犁河》2009年第1期
030	红桥	阿拉提·阿斯木	选自《时代文学》2010年第1期
046	快枪手黑胡子	卢一萍	选自《上海文学》2009年第12期
064	银灰色的草原	刘永涛	选自《人民文学》2010年第1期
077	长梦无季	于文胜	选自《当代小说》2010年第1期
085	羊王	谢耀德	选自《滇池》2009年第10期
094	恍惚	辛 铭	选自《伊犁河》2009年第5期
121	罗布泊最后的男人	朱子清	选自《作品》2009年第6期
150	小说	张小喆	选自《飞天》2009年8月上半刊
161	十字结	刘 涛	选自《绿洲》2010年第1期
185	蝴蝶花	张好好	选自《伊犁河》2010年第3期

目 录

207	裸露的芒果	陈 末	选自《青年文学》2009 年第 8 期
221	野水	刘 渊	选自《伊犁河》2010 年第 3 期
233	山秀	张新荃	选自《延河》2010 年第 5 期
245	古寺余晖	杨军礼	选自《西部新世纪文学》2010 年第 6 期
257	阿岚的烦恼	刘小晖	选自《西部》2009 年第 7 期
265	会飞的兔子	闫 平	选自《西部》2009 年第 11 期
276	刘奔海小小说三题	刘奔海	选自《读者》2009 年第 11 期
282	哑妹和她的孩子们	郭地红	选自《西部》2010 年第 2 期

泰雅拜

买买提明·吾守尔(维吾尔族) 著

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维吾尔族) 译

距伊宁市 40 千米,乌伊公路南,有一个叫惠远的地方。现如今,它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乡村。然而在清王朝对新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这里却是新疆中央政府所在的重要地区。由清政府委派的将军们就驻扎在这里,掌管着南北疆的事务。

惠远分老惠远和新惠远。老惠远城位于伊犁河北岸,1860 年毁于伊犁农民起义,在此战役中,清军土崩瓦解,当时驻伊犁的将军敏许义携家小爬到弹药库顶部,命手下引爆弹药自杀。那次爆炸使整个惠远城有如地震的感觉,士兵们被炸碎的身体残片飞落到几里之外,城中所有建筑全部被烧毁。1890 年前后新惠远城池建成。

不容易啊,近 200 年的历史,从内地每来一位将军,这里总会锣鼓喧天,举行盛大的迎接仪式。只要听说某地农民滋事,惠远城里总会有大队人马出来,奔赴各方。这里发生的多少流血事件都是在这个新旧惠远城堡里策划的;多少可笑的闹剧也都是在那掌权者的巢穴里出演的。但我们还是把详细记录这些事件的任务交给那些大半辈子都在与比自己还大的书打交道且已谢了顶的历史学家们去做。言归正传,那些年代,在新惠远城里曾有过一个叫泰雅拜的人,我们的故事正好与那个发生过大事件的城堡里的小人物有关。

1

新惠远城堡建筑十分宏伟。城墙很高且很坚固，城里的四条街道与四个城门相通。大街交叉口就是惠远城中心，有一座四层高塔叫钟楼。城内外都有兵营，城里的大小衙门、弹药库和粮草库大门口都有岗哨。城门顶端及城墙四角的哨位有士兵日夜把守。政府为了使新惠远兴旺起来，在大街两侧开了许多商铺和客店。据说，经营那些商铺和客店的商人都是随前来新疆平叛的左宗堂、刘景堂等天朝官员而来的。

通往伊犁的东门外是维吾尔商人和住户。通向水定的大门外大多都是汉族和回族住户。每日清晨，随三声炮响，城门大开，城外的人流开始涌向城里。店铺纷纷开门营业，生意十分火爆。内地的茶叶、药材、丝绸和新疆的毛皮、干果交易十分红火。饭馆及酒馆前悬挂的红穗布匾在风中飘摆，吸引着过往人群。来此做官的官员们只要到乡下或山区牧场走上一圈，腰包里就会装满元宝。去天山南部城市做上一两年官回来，敛回的财富就够他们一辈子享用。惠远城里的赌场、酒馆及烟馆灯火通明，不义之财在这里像流水一样被挥霍。因此从那来的人也称那里为小“北京”。论繁华，当年的迪化也比不上它。那里甚至可以找到来自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山西、陕西、青海、甘肃等地的人。除了官位显赫之人、普通士兵及追随金钱的商贩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漂泊之人、背井离乡的难民和寻求刺激的冒险家。泰雅拜就是当年出现在惠远的人物之一。

泰雅拜的老婆白氏是汉族与满族混血的北京女人。这个姿色不错的女人虽说比泰雅拜大十几岁，但仍很貌美。白氏在东街开了家裁缝店。店里有两三个裁缝做工，白氏只是裁剪布料。将军府里官员们的各款满族服饰、长袍、砍肩、各式丝绸女裙都出自此店。那时惠远城里不允许有少数民族居住。看在白氏的粉面上，泰雅拜的家眷获准住进城里。泰雅拜白脸浓眉、唇须浓黑，中等身材，相貌还算出众。他能用流利的汉语和满语与人交流，没什么固定行当，每天早晨拿上白氏给的银两，嘴里哼着内地的某支小曲儿出门而去。

庙宇多宏伟

绿阴静而美……

然后，他就在惠远城里四处闲逛，在饭馆、赌场及钟楼附近看热闹。白氏对他

也没太多要求,只要不参与坏事,晚上能按时回来就行。泰雅拜本身就是一个远离是非的老实人。所谓入乡随俗,每逢春节前夕,为了满足老婆的心意,他总会早早备好过节用品。他自己从不沾酒。等到自己的节日到来时,他照旧会进行一番精心准备,高高兴兴地过节。与朋友在一起时也常常说笑逗乐。每逢春节临近时,朋友们总会拿他开玩笑。

“泰雅拜,这次过年你打算放多少炮?”

“我已经买了二三十挂炮,我想和老婆一起放,全都缠到腰上放。”他诙谐地回敬一句。

在一些游手好闲的人聚集的场所,泰雅拜还会模仿一段京剧曲调,河北梆子唱得也是像模像样。

自古人间无法度,

恶人当道百姓苦。

早知暴君之歹意,

山野行侠。

……

世态不安贼当道。

做贼不如买官好……

泰雅拜用嘴模仿出京剧的锣鼓二胡的声音,然后还能翻几个跟头站立。当他唱到“啊……啊……咦……咦……”时,不换气能拖上几秒钟,这时,听众总会情不自禁地为他鼓掌雀跃。一个维吾尔人能把汉人的京剧唱得这么好,这让他们感到十分有趣。

“泰雅拜”是其人名还是外号,这一点谁也说不清楚。有人说泰雅拜原名塔伊尔,自打他倒插进白氏家门后,花的是现成的钱,过着阔少的生活,整日喜笑颜开,于是就有人叫他“泰雅拜”了。那意思就是“软饭爷”。

听说,泰雅拜本是库车人,十几岁那年,他随父亲运货去了北京。那时,各地的伯克们按各自的等级,每三到四年就得到京城晋见皇上。那一次,泰雅拜的父亲带上他,替一位伯克运送进贡的礼品前往北京,一路上不知换了多少马匹,历尽千辛万苦才到了北京。正欲返回时,听说“家乡动乱”,就只好留在北京。在当时的北京,运货可能也是个不错的行当。父子俩在那里靠送货生活了一段时间。没想到泰雅拜的父亲病倒了,二三天后就过世了。泰雅拜赶着马车跑了近一年的生

意,但生计每况愈下,他只好卖了马车,把钱揣在腰带里,出入戏场看戏听剧,在茶馆里听人说书,走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不久,腰带里的那点钱也没了,正当他落难之时,碰巧遇到了白夫人。

那时泰雅拜年近 20,白夫人也就 30 出头。白夫人爱上了这位浓眉大眼,唇须渐浓的英俊青年。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多少爱情故事,恐怕没人知道。然而春华之年失去丈夫的白夫人,似乎把自己和全部家当都交给了泰雅拜。泰雅拜大把大把地挥霍白氏的钱财,每晚醉酒回家,白夫人只说:

“夫君人年少无情怀,
却把美酒当歌来。”

之后便满目春色地将他迎进屋里。

又过了几年,泰雅拜更是嗜酒贪杯。当他听说“家乡已被平定”的消息后,他执意要回去,不忍心离开泰雅拜的白夫人意欲同往,说:“那咱就去你的家乡,不过,回到家乡后,第一你不能抛弃我,第二不许再沾酒。”随后,她就随泰雅拜来到了新疆。有人说他们先是回到了泰雅拜的故乡库车落脚。但泰雅拜的母亲早在一年前就去逝了。乡亲们见泰雅拜领回来一个异教老婆,都冷眼相看。于是,他们最后就来到惠远歇足了。

泰雅拜总离不开好马,对鞍具也十分挑剔。他有时骑马去水定或伊宁市,有时干脆就唱起汉族的战史名曲:

慷慨蜀中程祭酒,
身留一剑答君王。
临危不改平生志,
博得声名万古香。

他边唱,边催马到郊外驰骋。他能站在地上翻个跟头,跃到马鞍上,能从飞奔的马背上一个跟头翻下来稳稳地落在地面上。这些绝活是他童年时从街头的达瓦孜艺人及当地的杂技艺人那里学来的。

没有与马打过交道的人可能不知道翻身跃飞马是个什么样的绝技。有一年,惠远来了位甘肃艺人,原来他是一个扮花脸的名角。他听说泰雅拜能一个跟头从飞奔的马背上稳稳地跳到地上,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有一回,他在钟楼边的一家酒馆喝酒,想让友人看看他的本事,就把大伙带到了城墙下。他先是上到城墙顶,做了些必要的热身运动,然后运足力,一个跟头从城墙上跳了下

来，稳稳地站立下来，众人惊呼喝彩。泰雅拜也在一旁侧身于马背上观热闹。不一会儿，那个习武之人把目光投向泰雅拜。

“喂，你叫什么来着？把你的马牵过来。”那人朝泰雅拜挥了挥手，喊道。

泰雅拜吆马上前，下马后把缰绳交到那人手中。只见那人屁股还没坐稳，烈马便突然飞奔起来。那人飞身落马，众人哄然大笑。有两人上前将他扶了起来，关切地问：

“您没伤着吧？”

“没事儿，没事儿，”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说：“真是没经调教的马！再来一回。”

泰雅拜再次将马牵回，直等到那人骑稳了，才松开马的龙套，然后在马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枣红马先是碎步小跑，渐渐地快了起来。武士绕场一圈后，便扬鞭飞驰，并从鞍桥上飞身一跃，在空中翻腾一周，然后双足落地，但没掌握好平衡，一头向前冲去，栽倒在地上。众人忙上前准备扶他起来，只见他满脸是土站了起来，额头上还开了个口子。围观者有的捂嘴偷笑，有人则关切地上前扶他。或许这事对他打击太大，从第二天起，惠远城里就再也没见那位武士的身影。泰雅拜的翻身下飞马的特技便在惠远城里传开了。

泰雅拜靠着白夫人的钱财，在惠远城一带潇洒了很多年。

2

到了清末，朝廷腐败没落。统治中国长达 200 多年的清政府似乎年迈体弱了……惠远城的守城将士有时都拿不到伙食钱。城里往日的繁华喧闹也渐渐冷清下来。钟楼附近的夜市开始早早收摊儿了。此时，白夫人已变得体弱多病，卧床不起。有一天，她对泰雅拜说：“趁我还有一口气，快把我送回北京，就算死，我也要死在家乡！”泰雅拜用一辆大棚马车，带着白夫人出发了。但到了酒泉一带时，白夫人就死在了马车上。那时正值酷暑盛夏，天气十分闷热。根本无法将白夫人的尸体运回北京。万般无奈之下，泰雅拜将夫人安葬在酒泉，只身回到惠远。

白夫人去逝后，裁缝店也关了门。泰雅拜失去了忠心于他的妻子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况且他已过了一切从头开始的年龄。想做点小买卖，挣他个十块八块，或帮什么人挣点糊口的钱都不是他所能做到的事。起初，他靠白夫人留下的一些金银维持着日子，把家里一些多余的家具也卖了，但难保不

坐吃山空。

随着生活困境的加剧,他开始倍加思念白夫人,如今他唯一的陪伴就是一匹白马。这是白夫人病重期间,见他的枣红马已经老了,就给他买了这匹马,所以泰雅拜十分珍爱这份厚礼。

“伙计!”泰雅拜叫他的马:“瞧咱哥俩,白夫人去了,留下咱俩孤苦零丁,虽说她是个异教徒,但却是个有良心、有忠心的老婆……”

泰雅拜抚摸着马头,给白马讲述了很多他老婆的善良与体贴。白马似乎也能听懂他的话,不住地点头,用蹄子踢了几下地。

有一天,泰雅拜来到惠远城门外朝向伊犁的一家小餐馆。靠角的一张饭桌边也围坐着几个人在喝酒。

“喂,泰雅拜,快过来。”

“哎呀,兄弟们,有什么事要我去做吗?”泰雅拜来到他们身边。

“来,喝点儿。”

“你们也知道,我从不沾酒。”

“自从你老婆去了,看你特别孤单,我们想让你开开心!……”

泰雅拜犹豫了。近些日子,他也曾试图喝点酒消消愁。见泰雅拜有些迟疑,他就往陶碗里倒了半碗酒递给他:

“来吧,泰雅拜,干了它,我们也没打算喝太多,只是饭前……”

泰雅拜接过酒碗,一口气全喝了。

“好样的,不错!”围坐的几个人同时为他叫好,说:“好,坐下,饭马上就好。”

喝了些酒后,泰雅拜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从饭馆出来时,他打算给朋友们唱一支歌。他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唱京剧了。这时,周围又围上来几个人。

就在这时,一辆漂亮的马车停在了饭馆前。一位身着黑缎长袍,脑后垂着一条长辫的人从马车上下来。听歌的人纷纷大礼相迎:“广大人,广大人您好!”留在这里的几个士兵纷纷跪倒在地,向大人叩头。来者正是当年的伊犁将军广福。

“他是谁?”将军指着站在中间不知所措的泰雅拜问。

“他就是咱惠远城的泰雅拜,”旁边一个人向将军介绍说:“我们正在听他唱戏,他虽说是维吾尔人,他汉语和满语说得都很流利,年轻时曾在北京呆过,河北梆子唱得不错……”

“泰雅拜还很会养马,还能在马背上翻跟头……”另一位做了些补充。

“呵！”将军惊讶地说：“这么说，你可以到本大人府上去养马了？我正找不到养马的人呢。”

早已是身无分文的泰雅拜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差事。

3

广将军是从士兵升到现职的，众人都敬仰他的善良平和。他常提着烟袋和长长的烟斗，兴步在城里溜达，遇到穷人总要给些施舍。他任将军之前是督统，现在还住在督统府，每逢月初和月中，他总会到将军府处理一些事务。泰雅拜与将军处得很好。有时广福把他叫到近前，听他唱戏，每次都听得很开心。

泰雅拜在马厩里的活也不多，他只是饲养那几匹将军用来套车的马。切割苜蓿和打扫马厩由牢狱里的犯人去。泰雅拜只管饲养，且经常冲洗马身。他还把车具擦得油光发亮。因此他的白马也得到了相当好的照料。将军支付给他的月酬也是足够的。

有时，他把手上的活料理好之后就喝些酒，躺在清香的苜蓿上浮想联翩。每当此时，他的眼前总会浮现和他相守多年的妻子白夫人相识的那段岁月。热闹的北京城街巷两旁的小摊主、回族人聚居区里卖肉汤和油饼的小吃店儿、喧闹的茶馆、拥挤不堪的戏院以及酒香扑鼻的酒馆十分鲜活地出现在他眼前。只要一闭上双眼，当年那茶馆里说书人评说的《三国演义》似乎就在耳旁。当讲到最好听的地方时，总要说两句诗作为收场：

自古骄兵多致败，

从来轻敌少成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于是众人依依不舍地离开场地。第二天准能按时来听书。泰雅拜没了父亲后，卖了马和车，把钱全都花在了那样的地方。若不是当初白夫人关照，还不知结果会怎样……

白夫人在京城的闹市区有一个裁缝店，从店铺的后门出来就是一个精致的小院儿，这个古式小方院儿地上铺的是方砖。小院四周都是带廊柱的房屋，是个典型的四合院儿，看上去很气派。院儿里很是洁净整齐。泰雅拜首次送货来到这里，白夫人见眼前这位从西部来的小伙子十分帅气，她吃惊地望着他，并把他请进屋款待了一番。

“您要常来,店里经常有送货的差事,”那一次白夫人支付了一笔不错的酬金。

泰雅拜接连几次替白夫人送货,每一次白夫人都是一番款待,支付不菲的报酬,并嘱咐他再来。后来,泰雅拜失去了马车,几乎流落街头。有一天,他醉酒来到白夫人家,因为吃醉了酒,他不知自己为何要来。白夫人得知他失去了马车,她笑了。她沏了壶浓茶,给他醒醒酒,然后重新摆上酒菜。举杯间,白夫人说出了自己的孤独。她丈夫两年前去逝,身边也没个孩子。说着说着,白夫人哭了。那晚,泰雅拜睡在了白夫人家里。第二天,白夫人让他洗了个澡,给他兜里揣了些钱,送他出门时,白夫人恳请他再来。

那一次,泰雅拜出门时心想再也不踩这家的门了。但他每次酒后都会出现在白夫人家门口。白夫人每次也都是高高兴兴地将他迎进家门,先是给他解酒,然后再与他共饮。

后来,泰雅拜有一段日子没再到白夫人家,白夫人去了几家茶馆和戏院,但都没见到他的人影。那些日子,泰雅拜在自己租住的客店里病了几天。当时他高烧不退,而且尽说胡话,店主为他熬的药也不管用。这时,白夫人出现在他的眼前,她租车将泰雅拜接到了自己家。

泰雅拜在白夫人家躺了近一个月,他的病全好了。白夫人长得很美,而且很懂礼数。她身上具有满族女性特有的气质。她的肌肤像汉人女子一样白净细嫩。她用自己的体贴和爱终于征服了泰雅拜。之后,他们请来了一位回族阿訇,按照伊斯兰教婚俗举办了婚礼,成为正式夫妻。

4

最近一段日子,泰雅拜总觉着天下在变。有传言说“武昌发生了起义,他们推翻了朝廷……”牢狱里也多了些带枷锁和脚镣的犯人。惠远城的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从内地发配到伊犁的犯人经过。看到囚车里那些蓬头垢面的犯人时,泰雅拜总会想起某段评书的诗句。

壮士背运力无用,

官吏狡诈难逃身。

后来,有位从杭州来的名叫志锐(音译)的将军接替了广福将军。志锐出身皇族,曾任礼部尚书,人们私下这么议论,而且很怕他。也有人说他是皇后的弟弟,

将军一来，惠远城的宁静就被打破了。他看上去心狠手辣，高傲自大。他假借整顿军纪之名，打算削减一些士兵，这寒冬腊月的，那些士兵想回到家乡谈何容易。士兵们不能按时拿军饷，伙食也减了份量。

一个月当空的冬夜，惠远城里响了一夜枪声，弥漫着恐怖气息。

“昨晚发生什么事了？”一大早，泰雅拜向邻居探问。

“你不知道？昨晚打仗了。”

“打仗！”

“那就叫打仗？”泰雅拜感到很惊讶。

“那你认为打仗应该是怎样的？”邻居打趣地问。

泰雅拜拿评书里的战事为例，说：

“战前，作战双方将领应率部在一片开阔地排兵布阵，然后双方各出一员大将，在阵前拼杀。哪一方的大将败阵，哪一方就算战败。若有不服，大将会率手下人马一起撕杀，这才叫打仗。像妖怪似的躲在墙后，随便放那么几枪，那也叫打仗？所以，看来如今这世上真的没了立马横枪的忠义之士！”

听他这么一说，大伙都笑了。其中一个人说：

“泰雅拜，昨晚打仗的全部是我们自己的士兵，军校的学员和汉族士兵打起来了。”

“岂有此理，自己人打仗，这算打的什么仗……该不会是士兵们脑子有病吧？”泰雅拜嘴里不停地嘀咕，骑上他的白马，朝马厩方向去了。

到了马厩，泰雅拜正准备翻身下马。只见身着长袍，50岁上下的一个人身后跟着几个官员走进马厩。此人正是志锐将军。他亲自率部下挨个到各个衙门盘查。泰雅拜还没见过这位将军，将军一进马厩，看到若无其事地骑在马背上的泰雅拜，他有些惊讶。

“你是什么人？”将军喊道。

“我是这个衙门的马倌。”

“既然是马倌，为什么不去养马，待在马背上干什么？”

“这，这，这是我自己的马！”

“广老爷他曾允许我的马和衙门里的马一起饲养，他还特许我骑马。”

“这么说，你的马一直在吃马厩里的饲料？来呀，没收他的马，他竟敢在马背上与我争执，奖励他40大棍！”

几个士兵一拥而上,将泰雅拜从马上拽了下来,拖着就走。已过中年的泰雅拜若真挨了这40大棍,不用说,他这辈子也别想再站起来了。

“冤枉啊,大人,冤枉!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就是新来的将军,否则我哪敢不下马叩拜!”泰雅拜拼命叫冤。

“等等!”将军手一挥,说:“他或许真的不认识我,放了他,看来姓广的蠢货不知道该如何使唤奴才。我来告诉他马倌应该干些什么。”

从那天起,泰雅拜失去了白马。志锐恢复了将军府的旧制。每次外出,他总要乘坐豪华马车,前面有四五个骑兵开道,中间是乐队,后面还有不少护卫跟着。只要将军出城,就要鸣炮六响,惠远城的所有事务都得停下,人们必须弯腰施礼,直到他过去。回将军府时还要鸣炮三响。将军出城巡察时,泰雅拜走在最后面,在滚滚黄尘中奔跑。马车停在那儿,他就跪趴在车门边,让将军把他当台阶使用。就因为他曾在马厩里与将军顶嘴,所以才遭此屈辱。每当他趴在地上时,总想跳起来让将军一头栽倒在地上,然后使出本事,把将军身边的那些人打个屁滚尿流。然而这只是他的幻想而已,听评书听得太多了,他非常想成为书中那些行侠江湖的英雄好汉,但他根本没那胆量。

泰雅拜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躯体回家,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因此总低着头谁都不看。他甚至想:活到这把年龄再受到如此大辱,还不如死在那40大棍之下。他生怕再做错什么事,白天连酒都不敢喝了。只有晚上回家后,他才随便吃点什么,然后喝上半碗酒,便一头倒在炕上,浑身的疼痛让他无法安眠。

一天黄昏,惠远城里响起一阵枪声和震耳欲聋的炮声。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儿,泰雅拜跑到了街上。店铺早已关门,家家户户也紧闭门窗,将军府方向的枪声不绝于耳。炮弹爆炸引起大地震颤,某个地方燃起的大火映红了四周:“烧吧,全都烧毁!”泰雅拜心中暗自诅咒。

泰雅拜来到一家酒馆儿门前,敲了敲专给夜客卖酒的小窗。不一会儿,小窗口开了,露出店主的脸。

“泰雅拜,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呆着,跑出来干什么?”店主从窗口里说:“不要命了你?”

“快来碗酒,求你了?”泰雅拜迫不急待地说:“发生什么事了?”

“杨总指挥的人和志锐将军干起来了,今晚要抓将军。”店主解释说。

“他们抓将军干什么?”泰雅拜接过店主递出来的酒问道。

“要处决他，听说这座城以后就归杨指挥了。”

“他们会怎么管理？”

“据说百姓以后不再给官员叩头了，男人要剪掉长辫，女人也不再裹脚，城门不再有岗哨，谁有冤情都可以到府上去告。”

“这么说，官老爷们下马车不再踩人的背了？……”

店主并没有回答泰雅拜的问答，“哐当”一声关上了小窗。

泰雅拜一仰脖，把酒全喝了，甩手将陶碗扔掉。这时，远处传来一声巨响，衙门那边燃起冲天大火，四周被映成了白昼。

浓烟弥漫城池间，
楼阁成灰顷刻间。
彩陶墙砖尽破碎，
珠宝首饰化灰尘。
女子原本美如花，
怎奈花落被人奸。
多少仁人壮士去，
血流成河多悲惨……

泰雅拜想不起来这首词是从哪段书里听来的。

泰雅拜回到屋里，好久都没入睡。他曾在北京见过皇帝那雄伟的宫殿以及进出城门的无数卫士。如果说伊犁这么个小小的地方居然有人敢推翻朝廷的话，那杨指挥算是胆大包天了。那一夜谁也没敢点灯，隆隆的炮声整整响了一夜，街上还不时传来一阵阵马蹄声，然后又渐渐远去。

5

泰雅拜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他醒来时天还未大亮，但早已偏西的月亮照得窗外一片银光。泰雅拜起身后，忙洗了把脸，早茶也没顾上喝就跑向马厩。外面已听不到枪声了，泰雅拜整夜都在替马厩里的马担心。当然那些马匹中也有他的白马，马厩里的苜蓿和干草堆成了山，只要有一个火星子，那的一切都会被烧成灰。

泰雅拜来到马厩前惊呆了。尽管什么也没有被烧，但马厩的门敞开着，里面一匹马都没有。泰雅拜又来到街上，不知从哪儿飘来刺鼻的烟味儿，好像什么东

西在燃烧。趁黎明时出来寻找猎物的士兵们有的提着被烧的皮箱或木箱,有的则抱着皱成一团的衣物,偶尔从街边闪过。泰雅拜正朝离马厩不远的一条街走着,突然,他似乎听到他的白马在嘶叫。他停下脚步,前面有一扇大门,这是一个大院子。泰雅拜从门缝朝里观望,果然,他的白马就拴在院里的廊檐柱上。马似乎闻到了主人的气息,扭头朝大门这边嘶叫,蹄子不停地踩踏。马背上将军精美的马鞍。这时,街头出现几个士兵,他们径直进了那个大院,左右看了看,然后解开马的缰绳,牵着马走出大院。泰雅拜知道如果说这匹马是他,肯定是要不回来,于是他大喊一声:

“你们去哪儿,这可是将军的马!”

“将军的马?”士兵们止步了,看了看泰雅拜,说:“哎,这不是那个养马的吗?这真的是将军的马?”

“那还用问,看看马鞍就知道了。”

“这么说将军就在附近?”

“你们的头是不是转向了,马在哪儿,肯定将军就在哪儿!”

泰雅拜自己也没想到他这么一句话,为革命者抓捕将军立了功劳。那些士兵把马交给泰雅拜,风一般冲进院里。他们几乎把院子里翻了个底朝天,最后从一垛芦苇后找到了志锐将军。将军身着蓝色缎袍,或许是他的鞋掉在了芦苇垛后面,他脚上只有一双白袜子,头上满是芦苇穗子,当士兵押着将军出来时,将军一眼看到牵着白马的泰雅拜,于是忙低下头。他只好默默地走在士兵前面,这时,士兵们早已把马给忘了……

当将军被带到大街上时,他突然喊道:“你不如把我杀了!”泰雅拜想象不到他们会怎么处置将军。他心想:“会被杀了,还是会被砍了?……冲着他们去钟楼方向看,也许会被吊死在钟楼上。”这时,他又想起评书中的两行诗词:

无数车马坠山口,

后者难逃此峡沟。

士兵们果真把将军拖到了钟楼前,这时,将军挣扎着不肯前行,于是只听两声枪响,大街上顿时一个人都不看到了。泰雅拜根本没想过事情会这么简单地结束,他跳上马背,飞快地来到钟楼前。士兵们就地枪决了将军,并抛尸街头。此刻,他想起一段唱词:

狂妄之人自食苦,